

瓊州府志卷之三十八

藝文志一 勅表疏

勅

宣諭海南勅 明洪武

蓋聞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一視同仁無間遠近况海南海北之地自漢以來列為郡縣習禮義之教有華夏之風者乎頃因元政不綱羣雄並起朕舉義除暴所向廓清邇者師臨南粵爾諸州郡不煩於傳檄奉印來歸向慕之誠更可嘉尚今遣使者往諭朕意爾其益盡乃心以輯寧其民爵賞之錫當有後命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上 藝文 勅

勞海南衛指揮勅 明洪武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下之君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時忽瘴雲埋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耶今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今差某往勞

勅報督臣奏瓊州五色雲見 雍正八年

上諭廣東瓊州於三月十八日祥雲朗耀煥彩繽紛自卯達辰經歷兩時之久年來奏報慶雲者甚多朕並未以為祥瑞屢降諭旨勸勉地方官民各修職業益加勉以迓

天庥

勅報督撫臣奏瓊黎歸化 雍正八年

上諭生黎誠心向化願附版圖朕念其無田可耕本不忍收其賦稅但既傾心依嚮若將丁銀全行豁免恐無以達其輸誠納貢之悃忱將遞年每名輸納丁銀二分二釐之數減去一分二釐止收一分以作徕賦地方文武大臣時時訓飭所屬有司員弁等加意撫綏悉心教養務令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所以副朕胞與地方之至意勅賑恤崖州感恩陵水災傷 乾隆六年

上諭內閣朕聞廣東崖州及感恩陵水二縣今夏雨水短少迨後雖經得雨而爲日已遲播種不能遍及撫臣王安國雖飭州縣官發穀借糶以資接濟而彼地連年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上 藝文 勅

歉收其極貧之民無力借糶者仍苦不能餬口深可軫念著該督撫卽飭有司加意賑恤務令窮黎不致失所又聞瓊州雷州二府屬于本年八月十四五日風雨大作吹揭瓦屋其田禾室廬有無損傷之處亦著酌量辦理

勅免瓊州牛薪等項無著稅銀 乾隆十二年

上諭內閣廣東瓊州府屬應徵牛薪等項稅銀四千二百餘兩據該督撫查奏此項稅銀內有無著銀一千七百餘兩實係畸零小戶難以照舊派徵等語朕思牛薪等項稅銀雖載在全書例應徵納今既查明此內有無著銀兩若按額徵輸民力未免拮据著將廣東瓊州所

屬應徵牛薪等稅內無著銀兩加恩永遠豁免俾邊海貧民不致有追呼之擾

勅開墾瓊州荒地

乾隆十八年

上諭內閣據廣東巡撫蘇昌等奏稱瓊州爲海外瘠區貧民生計維艱查有可墾荒地二百五十餘項請照高雷廉之例召民開墾免其陞科等語著照該撫等所請查明實係土著貧民召令耕種免其陞科給與印照永爲世業仍督率所屬妥協辦理庶土無遺利俾該處貧民得資種植

勅撫卹颶災

嘉慶二十五年

上諭據阮元等奏粵東濱海地方本年九月間猝被颶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六上

藝文

勅

三

風大雨雷州府屬之遂溪縣被災較重雷州府屬之海康徐聞高州府屬之電白茂名吳川瓊州府屬之瓊山陵水各縣被災較輕委員酌帶司庫銀兩會同該府縣等分投查勘妥爲安撫遂溪縣淋濕倉穀分別曬晾出糶城垣衙署營汛等項各有倒塌坍塌損勘驗彙辦等語粵東猝被颶風大雨雖據該督等查明勘不成災其田禾被淹收成亦無妨礙惟高廉二府僻處海濱瓊州孤懸海外該督等現經派員將吹倒民房及沈溺商漁船隻傷斃大小人口確實查勘務妥爲撫卹不可稍有諱飾致令災黎失所其淋濕倉穀及損壞城垣等項查明照例辦理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表

到昌化軍謝表

宋蘇軾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
 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
 二日已至昌化軍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
 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
 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
 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陛
 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
 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
 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為死
 別魑魅逢迎於海上豈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
 此心之未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自昌化軍量移廉州謝表

蘇軾

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辭溫眷亟返驚魂拜望闕
 廷喜溢顏面否極泰遇雖物理之當然昔棄今收
 豈罪餘之敢望服膺知幸揮涕無從伏念臣頃以
 狂愚再罹譴責荷先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
 彼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嘆衰病以何堪煙瘴
 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憐之者謂之已甚嫉之者恨
 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其風土疑非人世食有
 并日衣無禦冬淒涼百端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已

無意於生還豈謂優容詒承恩而近徙雖云僥倖
實無夤緣茲蓋伏遇陛下道本生知性由天縱舊
勞於外爰及小人之依堪家多艱監於先帝之德
奉聖母之慈訓擇正人而與居凡有嘉謀出於睿
斷憫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眾忌獲愆許以更新
庶使改過天地有造化之大不能使人之再生父
母有鞠養之恩不能全身於必死報期碎首言豈
渝心濯去泥塗已有遭逢之便撥開雲日復觀於
變之時此生敢更求榮處世但知緘默臣無任云
云

進大學衍義補表

明大邱 濬瓊山人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上

藝文表

五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
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
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
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
之言補其闕畧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
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
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
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
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
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
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

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
至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
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
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附寫
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
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
旬常恐一日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
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
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
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
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
之外者况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
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
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
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
察其願忠之意於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
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
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
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眾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
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
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
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

進珠崖錄表

明知王 佐 瓊山人

臣佐言切見古珠崖地乃今瓊州府十三州縣也唐虞三代未入禹貢職方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明年始與南海等並立九郡爲內地漢不擇守者因鄙彝其民治之不以道遂致郡縣陷沒復爲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

上

藝文表

七

裔土終兩漢之世以迄六朝五百餘年唐宋監漢失選守牧治以內治數百年間遂成雅俗衣冠文物與中州等元始以土人爲官分管州縣兵民卒受其弊九十三年之泊無足觀者我朝聖聖相傳百年以來風移俗易媲美唐宋蔑以加焉伏觀太祖玉音嘗稱海南爲南溟奇甸又稱其習禮教有華夏之風天語昭回照耀今古豈容旣死之奸邪欲分事權乃敢分裂我祖宗之土地人民輕與土人做人情用濟其私以貽後患者也昔已痛革今復舉行承襲無窮何時能已此乃一方臣民所不聞而痛恨者臣自恨衰老之年無由報効切念

海南自漢至今珠崖事體以遠方之故多所缺畧
敢昧萬萬死罪詳考歷代國史珠崖治亂典故併
今臣愚昧所及不避斧鉞之誅謹編爲珠崖錄一
冊庶以盡海南曲折事情除具本另奏外謹奉表
進獻者伏以嘉禾布畝豈容稂莠之兼雅樂在堂
難奏鄭衛之曲人物一理治亂同推蓋伏遇陛下
睿知聰明聖神文武紹述堯舜憲章祖宗位當有
臨而歷代所存德全廣運而典謨斯在人臣但當
遵奉以爲彝訓豈可妄作而亂舊章所恨既往之
奸邪貽患後來之境土旣援土酋敵州縣以分本
府之權復誘良民爲梗化以益土酋之勢覬覦今
之列士比擬古昔諸侯豈知事勢不同况乎人亦
難概天下旣是共尊一主政事豈宜分爲兩家掣
肘尚有難行敵體豈堪爲治譬人十指旣足便是
全軀又復胼胝多餘終爲剩物况珠崖延袤道里
三千漢朝失地於前元人誤事於後漢之失地由
於孫幸之父子本非治郡良材元之誤事由於至
元之君臣不識中華事體捐棄南服三千里之封
疆而爲海外五百年之廢地此非漢之失而誰失
哉多餘瓊管十三翼之冗濫而開海南千百年之
弊源此非元之誤而誰誤也唐宋之治效雖有加
焉漢元之失誤所當鑑也前姦造罪旣往轍之難

追後人效尤敢來患之不慮况又事關邊患恐其
難報國恩敢獻一得愚衷上瀆九重睿覽伏願明
目達聰廣視聽於四海求言納諫來忠直於萬邦
俾芻蕘得以盡其誠而姦邪無由害其正邊臣咸
服祖訓尊所聞而行所知邊民不忘前王樂其樂
而利其利澤衍萬年之運德參兩儀之功臣謹以
所編珠崖錄一冊隨表上進以聞

疏

請建景賢祠疏

正德十年

明劉春

竊惟崇祀先賢非但表章於既往實以激勵於將來已故少保兼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諡文莊邱濬起自甲科歷事列聖惓惓以經世宰物忠君報國為心修職之暇著書垂訓今考其學的世史正綱益欲學者首明綱常以端本原而大學衍義補則皆酌古準今隨事制用期於應變以成天下之務誠用世之學於世教非小補也晚入內閣志見於行非空言者不久而沒人咸惜之若不崇祀表揚何以風示天下訪得瓊州府見建有奇

瓊州府志

卷三十九

上

藝文

疏

十

甸書院州人以宋學士蘇軾謫為是州別駕時作書推明絕學以啟迪邦人至今思慕建祠設主私祀於中合行該府量為修飾而增設邱濬神位每歲春秋致祭庶海內之士聞風感慕學於家者當務有用而仕於時者當思建功於國家用賢圖治之意不為無補矣

請改海南兵備道兼提學疏

明尚書

王宏誨

定安人

竊惟今天下稱邊遠而苦多事者則廣東是已而廣東所屬最遠而苦者尤莫如瓊州瓊州去京師水陸計將萬里上官大吏終歲不至其地中間吏情民隱蔽而不獲上聞者常十而九姑不具述獨

儒生之苦乃臣生長於斯自少所稔聞而身歷者
感激一念積有歲年幸今叨蒙國恩備員史館復
際聖化雍熙四海章縫輩舉蒸蒸然仰見德化之
成而臣海邦儒生苦切至情遠望天門無由自達
故敢不避斧鉞披瀝爲陛下陳之該瓊州府所轄
地方爲州者三爲縣者十環海而周爲里者凡三
千有奇青衿學子每歲集督學就試者不下數千
計然遠涉鯨波之險督學憲臣常不一至每大比
年駐節雷州行文調考自瓊抵雷航海而北近者
如瓊山定安文昌澄邁臨高會同樂會七縣或二
三百里或四五百里遠者如儋萬崖三州陵水感
恩昌化三縣多至七八百里或千餘里貧寒士子
擔簦之苦已不待言及其渡海率皆蜚航賈船帆
檣不飾樓櫓不堅卒遇風濤全舟而沒者往往有
之異時地方胥靖所慮者風波耳邇來又加以海
寇出沒歲無寧時每大比年揚揚海上儒生半渡
盡被其擄貧者殞首而無還富者傾家而取贖其
幸無事者皆出一生於萬死耳言之可爲痛心至
於督學憲臣多不知其苦祇執常格嚴程限試諸
生迫於期會不憚危險所傷甚多如嘉靖三十有
六年覆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楊址與焉併失縣
印可爲往鑒間有一二提學能體卹亦不過行文

該府載考實緣作弊黜陟不舉考察不行教化廢弛士習厭怠甚如隆慶三年恩貢例惟瓊山定安澄邁會同等三四縣考餘各州縣以一時遠不及試竟置不錄致使朝廷浩蕩之恩遠方士子未獲霑被臣竊觀天下儒生之遠而苦者未有如瓊之甚者也查得陝西甘肅地方先因隔遠提學巡歷不周改屬該御史至今稱便瓊州之遠無異甘肅而艱難險阻抑又倍之揆之事體誠爲相同卽今巡按提學俱不至而海南道額設有兵備副使一員駐劄本府臣以爲此事爲誠宜屬之伏望皇上敕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卽照甘肅截考事例改

海南兵備道兼管提學道換給敕命每遇員缺必選科甲之有學行者充之其瓊州一帶師儒考試巡察任其便宜行事如此庶見聞習而人材之賢否不淆法度新而德化之流行不壅矣

平黎疏

明提學副使右參政鄭廷鵠瓊山人

瓊自開郡以來迄今蓋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賊之害然未有如今日之慘者也蓋其盤山踞崗其中州縣反爲之外捍是彼無外寇也食飽棄餘狼悍豕突至虔劉我人民坑陷我官軍是我有內憂也其地彼高而我下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彼無外寇而我內憂則州縣之兵罷

於奔命何日而有息肩安枕之地哉臣生長地方竊嘗訪之故老得之征人聞其出戰之時人挾數矢以一當百無不應弦而倒者矢盡力窮遂竄身荆棘中獸奔鳥伏故我軍至有臨險歛歛而止爾故前日倡亂不過止強石松諸賊其勢尚孤今連昌化感恩之寇其黨日熾若進兵非調狼目募打手加集數萬人不可臣聞成功在勇圖揆在謀克捷雖難經畧爲上臣嘗考今昔勦除黎患者見二大舉焉元至元辛卯黎叛十月渡師又明年七月深入黎巢盡空又明年春刻石五指黎婺山而還中間雖二經變故而謀不亂卒以成功可謂捷矣

但元夷俗得則棄之猶能奏置屯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至今衣冠文物稱爲名邑此以知其可經畧也又前嘉靖十九年黎叛後軍陷沒請兵討之明年大渡師徒十二月直破其巢崖州諸崗無處不至未嘗不大捷也但班師大早漏網數多誠有如前奏各官所言者當時識者見賊巢德霞平衍可耕可守擬建州縣招集新民以絕異日之患然一時失議遂爾毀成故黎賊一聞兵出相率歸巢兵散於前賊聚於後謂官軍能捷而不能守故也欲其不爲今日再舉之害其可得乎此以知其不經畧之害也故臣不患成功之不早惟患圖揆之

末周不患克捷之無日惟患經畧之無術何也蜚
臂徒張其技有限蟻封雖密其險可夷徒以激於
有司殺人無數遂以肆行無忌爾今文武之臣戮
力同心一旦大軍臨之勢如破竹但願先事要在
圖揆後事要在經畧深以前車爲戒始不貽後日
之悔也何謂圖揆謹條三事崖黎地方大勢南出
崖州西出感恩西北出昌化北抵凡陽黎岐東通
郎温嶺脚二崗然二崗實萬州陵水之衝地形外
險內實坦夷賊若被攻甚急其合二崗以擾我陵
水必矣爲計當先分奇兵由陵水以攻二崗彼二
崗之賊自救不暇然後大兵直擣崖賊巢穴使其

黨渙於東勢分於西莫知端倪自相疑貳而風霆
之下悉可擒也此其所當圖揆者一也前奏又云
元惡那燕等已入凡陽搆集岐賊此或有之但恐
其所搆集或卽郎温嶺脚之賊也蓋此賊十九年
陷我軍不數日羅活賊黨卽傳箭崖州徵納百牛
抱宥賊黨卽傳箭九所屯亦然其與之搆禍通謀
久矣此或嫁禍黎岐以多方誤我或聲言搖惑以
堅黎岐助逆之心皆未可知此其所當圖揆者二
也黎賊原無奸細其消息動靜出於所轄土舍故
百年之禍皆土舍釀成之黎將附籍州縣百計沮
撓有司或失黎心多方煽惑已成禍變又走泄軍

機若使嚮導我軍遂道迂迴險阻以致陷沒如成
化時之王道乾前歲之符文龍是也防杜之術不
可不謹又發軍興制所貴不擾而首功之數不可
預定此則用兵之事所當圖揆者三也何謂經畧
謹條三事一曰一勞永逸之計夫瓊人與此賊共
此土也數年一反數年一征雖往往克捷所傷多
矣天地之心並生育豈若馴以繚籠置之莊嶽易
介鱗而爲衣冠是誠有望於今神武之化獻誠之
後願招集新民定以約束因其勢而利導之多興
學宮禁挾弓矢使不得復爲狼豕之態則堯舜之
世尚復有黎哉尚復有反且征者哉若徒得而棄

之不復經畧如前歲所爲反滋今日之禍則興兵
動衆終無安時真大鑒也二曰恢復啟土之功臣
按崖州輿地本自數百里也故西一百五十里有
隋延德縣址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唐臨川縣址東
五十里有唐落屯縣址西一百里有漢樂羅縣址
感恩東北七十里宋鎮州址原附郭有鎮寧縣
址今俱在賊中所當恢復者也况又有德霞之膏
腴千家羅活之饒足招集之後願建州縣因以屯
田且耕且守務廬其居而東南其畝又由羅活磨
斬開路以達定安由德霞沿溪水而下達於昌化
道路四達屋廬相望井里既定豈不爲國家增拓

輿地哉三曰久任責成之道漢建武十七年馬援已平嶺南所至卽置城郭興水利條建封溪諸縣又申明漢律傳爲馬將軍故事至二十年秋始還豈不貴綏定之術乎願乘征討之餘威震懾山谷建參將府於德霞聯絡州縣亦如馬援故事治城郭興水利條奏便宜事務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民尚有異志者設法遷徙之或於海北地方屯田或於附近衛所入伍如漢徙濬山蠻七千餘口於江夏以永絕禍本徐求仁明之長慈惠之師奏留久任以終其事其庶幾乎瓊人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臣待罪諫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罪也况切臣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

上

藝文

疏

十六

鄉土聞見且真言而不詳亦罪也故敢于冒天威伏望勅下兵部再加詳議

瓊州府志卷之三十八下

藝文志二 記上

伏波廟記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彝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叛嶺南振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矣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自徐聞渡海適珠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舟將濟股慄魄喪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者必卜焉某日可濟乎必吉然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權衡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孰能如此自漢以來珠崖儋萬或置或否楊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地以徐聞爲咽喉南北欲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某以罪謫儋耳三年今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無以答神貺乃碑而銘之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下

藝文記

一

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北而南洗
汝胸撫循民彝必精通自南而北端汝躬屈伸窮
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峻靈王廟記

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
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代
宗之世有比邱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八寶以獻
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
此寶鎮之卽改元寶應是以知天亦分寶以鎮世
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至昌化縣西北
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

藝文記

二

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其
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彝有望氣者曰
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
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之右彝皆
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
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
其客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劍佩之終以遇禍坐此
也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昧無知
之彝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元豐五年
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
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

儋至元符三年五月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鹹食腥凌暴雨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向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紫鱗民不可犯石峰之側有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卽有風霆之變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彝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世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遙逐鰕龍鷓鴣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碑銘赫然昭無窮

惠通泉記

蘇軾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

下

藝文

記

三

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餘里有三山菴下有泉味類惠山泉東坡居士過瓊菴僧惟德以水餉焉且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威武廟碑陰記

宋李綱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儋耳旣北歸作伏波將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表廟食海上爲

往來濟者指南辭意瓌偉自作碑迄今逾三十年未克建立蓋闕典也綱以罪謫官萬安行次海濱疾作不果謁祠下遣子某攝祭病臥館中默禱於神異時倘得生還往返無虞當書蘇公所作之碑刻石廟中使人有所觀以答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也既得吉夜半乘潮而渡翼日次瓊筦恬無驚憂後三日祇奉德音蒙恩聽還疾良愈躬禱行宮十以十二月五日己丑北渡不吉再十六日庚寅吉果己丑晝風霾大作庚寅乃息日中潮來風便波平舉帆行安如枕席海色天容軒豁呈露不一時已達岸乃知神之威靈盼嚮昭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

下

藝文

記

四

著若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委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且叙所以蒙神之優者志碑陰式告觀音正廟新息馬侯也宣和中詔封佑順王別廟邳離路侯也宣和中詔封忠烈王皆在蘇公作碑之後效併記於此

瓊州通守劉公創小學記

宋莊方

古者以教學爲先有大學有小學王畿置小學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之類宮之右六年教以方名十年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有五年舞象學射御學成有秀異者移諸庠序自庠序移之小學由小學貢天子其不躡等若此國

朝崇飭人文學校徧天下瓊環海爲州在天極南
文物彬彬有中士風士之聚于學廩給之養特屋
於廣右諸郡建學以來垂二百年而小學獨諉置
弗及講慶元改元潮陽劉公通守是邦攝府事旣
剔蠹夷姦民用靖安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欲激昂
振起之廼喟然曰古人於學自有次序小學爲學
者始進之階方人心未漓天機未散收而養之以
固其天則德性全學力充而后大學之功成此邦
逢掖之士亦衆矣然未能大有震發以雋特聞者
或者教之無其漸與於是初小學羣里街之成童
旣衣以佩觿且慮其亡貲從師捐公帑之羨爲錢
五百緡以廩之率七十員分隸諸齋延師訓導日
有課程旬有覆誦月有會試公擇其優者時出清
俸以勉其進又爲之鬻民田募工墾耕官有閒地
辟爲旁廊悉收其租俸小學廩歲入亦數百緡迄
今垂髻之童執策爭奮唯恐後鄉之衿佩佻達逸
于城闕者咸無焉不寧唯是公時至黌堂延大學
諸生相與講明道要且寓諸文用示激勸而又修
崇文宣王廟像繪彩聿加金碧交映欄宇欄楯舉
整而新丹漆黝堊各極工堅曩者大比供需之費
悉於養士中取給今月椿郡計之贏備科舉用毋
使復侵學庠前餼廩多不時給今如期散之儋學

舊無贏租今溢額增之它如附齋生徒不以大小
悉半其供爲祭噐爲庖傳爲寢浴所爲几席具莫
不精媿遠而諸郡皆聞風來游雖黎獠獷悍亦知
遣子就學衣裳其介鱗踵至者十餘人人謹曰前
未有也歲杪公將趨朝權教授梁君永年條其事
有書來請曰州之士與民同辭云瓊之學校未有
如今日之盛而小學勗始公之惠瓊人爲無窮可
不紀諸堅珉使後有攷盍爲記之方比分麾海上
嘗得奉公後游知公設施最詳其奚辭因爲之說
曰天之降材初匪爾殊長育成就上之人實爲之
牛山之木嘗美矣自其萌蘖之生培植何往非美

材若日聽其伐於斧斤又牛羊牧之弗卹逮其濯
濯則以爲未嘗有材無材豈山之性公今不鄙夷
斯人以忠信望十室故於其喜怒哀樂始發之際
禁之養其清明純粹之天使之極於致知格物之
妙則小學之作誦說云虜哉公名渙字伯順天姿
忠淳温厚挹之如春風和氣其豈弟慈祥之政易
直子諒之教在人不可約而孚士民已播諸歌謠比
列其成績備詳於借恂之章諸臺行以課最聞於
上它媿不勝紀述姑徇邦人小學之請於是乎特
書

學校王政之本也自唐虞三代至治之世未嘗無學所以明人倫崇教化長育人材而化成天下也周衰至春秋之際學校廢缺雖齊晉之國晏嬰叔向之名賢曾無一語及於學校者魯獨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人詠歌其德鄭惟子產不毀鄉校而仲尼追稱其仁蓋古之學者以聖正爲師而耑師孔子則始於鄒魯之士當時諸侯雖不能盡用而四方學者翕然從之其徒至於三千升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難疑問答其畧見於論語皆人道之門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三綱五常之道賴以不絕故孟軻氏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夫子者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過論哉故自兩漢而下推爲素王雖天子之尊亦北面拜跪薦祭非道足爲百世師言足爲天下法疇克當之我宋之興至仁宗皇帝始詔大臣問治天下之要當時條對者咸以學校爲語熙寧元豐以及崇寧大觀繼志述事必以是爲善及闢成均建辟雍黨庠術序無愧前古雖海隅邊徼莫不有學嗚呼盛矣皇上龍興雖遭罹多難而專以仁恩覆冒海宇崇文偃武天下廓然無事乃詔中外謹庠序之教以設大學之制旁達郡國靡然嚮風又親洒翰墨以五經徧賜列郡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士生其時豈非千載之遇哉海南自古無戰場靖
康以來中原紛擾而此郡獨不與兵里巷之間晏
如承平時人知教子家習儒風青衿之士日以增
盛郡試於有司者至三百餘人舊學卑陋下偪民
居頻年以來士氣不振乃周覽四維得亢爽之地
於郡城之東南隅平原迤靡氣象軒豁黎阜昌江
拱揖映帶得陰陽之中占一郡之勝龜筮旣從人
謀允協由是學錄躬率諸生告於郡守陳侯適守
旣樂從四鄉之士莫不奔走從事富者樂於出財
貧者樂於出力而宮殿益隆獲古像於名家而廟
貌增煥華冠象佩之榮遠稽於鄒魯羣賢列坐之

次取法於上庠御書有閣講筵有堂齋祭有室什
物有器誦讀之舍列於兩廡賓客之位附近三門
繚以周垣崇以列戟固足以起邦人欣慕之心增
後學進修之志士有不肄於學宮者則鄉人笑之
矣自朝廷罷舍法省教官之員後生無所從學觀
經者多守於俗說閱史者或不思於全文僥倖因
仍以苟近利而已今於斯學之設也士皆激昂奮
勵求師學古講先王之道考六經之文焚膏繼晷
兀兀窮年絃誦之聲洋洋盈耳教化行於上而風
俗美於下梗氣遷革日趨於善而不自知也故喪
葬婚姻無違禮之失禱祠祭祀無循俗之陋教化

興行風俗淳美固可一變再變而至道然後爲學之成也紹聖間蘇公端明謫居此郡有游城東學詩其畧云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梓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闕弟子散莫臻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鄰蓋歎之也今十餘年學者彬彬不殊閩浙異時長材秀民業精行成登巍科膺臚仕者繼踵而出予雖老矣尚庶幾及見之經始於紹興辛未之春而落成於明年之冬予放逐至此得與士子杖策相從霄等又皆宿學及見前輩喜與逐客遊一日摳衣踵門以學記爲請余方老病久廢筆硯旣辭不獲因書其大畧如此上以奉朝廷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下

藝文記

九

教育之意下以慰學者樂育之心云紹興壬申冬

瓊州學明倫堂記

宋朱子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宮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日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職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

使之明是理而存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
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
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
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
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
瓊筦帥守長樂韓侯璧旣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
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
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
習又不能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
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公堂序室則旣修
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

子其有以振之熹竊惟國家教學之意不爲不廣
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
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
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
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
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
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
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
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何足爲輕重乎
瓊士勉旃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

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固不獲書而是役之面勢程工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畧不論著云

瓊州知樂亭記

朱子

瓊筦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濊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島中四郡鎮撫民夷爲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請而往者意亦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有承流宣化爲何等事是以其地今爲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夷之以爲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蓋深恥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始以經畧使廉察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爲之正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下

藝文記

十一

田畝之籍簿鹽米之徵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而絀其官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陳說禮義廉恥之意以開曉之旣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行之期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以是侯亦自喜其政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歲時瞻仰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以書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於此邦其勤

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爲可書也然其爲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爲書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絕不可教之民哉

澹菴泉記

宋方世功

嘉定丙子夏世功以瓊郡丞受部使者命攝守儋耳行臨高道中如薰如炙亭午次博頓得水泉清冽異之有戴雄飛者曰此澹菴泉也先是胡公澹菴以危言忤權貴南遷珠崖時夏愆陽水涸先生步村陰止茂林泉滂於地感發清溜由是汲者聯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

下

藝文

記

十一

綆接轡率盈缶以旋是豈無所司相者哉驚異咨嗟盤桓久之而雄飛具言其父定實曾受春秋大義於先生得預計偕綴名吏部籍命擇善書者作澹菴泉三字於井之湄壬戌之秋得方宗萬書之獨未有文以紀其事思昔羣陰在朝忠賢擯逐天下以言爲諱彼時有提刑方公抗論於廷願削己爵以贖先生罪抑非先少卿其人乎幸公軫先世爲記之世功自揣不肖何足以與於斯文惟昔賢之迹有不容泯故因雄飛之說敘而勒之石嗚呼學不極則德不深身不危則道不直是泉也以旱而後利濟之名顯而先生顛沛炎陬固所以昭其

忠誠於不朽與蘇文忠記韓昌黎廟曰公之精誠如水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吾於是泉也亦云

節錄磨崖碑記

宋知昌 邢夢璜 文昌 化軍

渺矣朱垠重溟絕島百崙窟山羣盜宅海西交南占而崖以百餘戶戍民五六千疲卒植軍其間有屬鎮曰臨川距州百里而遙國初寘統領本軍是疆暨五六十年姦孽互相攘寇自相易置本軍力弱明甫公發倚黎藪連竊據爲盜建砦於鹿迴頭駕舶有雙龍首服器僭越榜稱王號繫累軍卒擅征民糧占稅戶五十餘邨剽襲商貨司舶虛設掠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下

藝文記

十三

及瀕海八州居民以鬻外畚惡貫山積尚道天討六年春值瓊黎犯界經閩薦欽守馬公成旺於朝任南征事秋偕其子撫機來莅卽率壯士疾驅羣黎數十餘戰拓故地數百里集流民數萬人八年秋九月詔馬正席瓊筦十年迺遣其子撫機應麟總制軍馬申命鈐轄雲從龍協贊軍議三月辛巳公餞於師囑以盡賊迺還師舟啟行辛卯舟次雙洲門行汲不利衆輒氣沮總師曰有進無退乙未至臨川港賊以數十舟逆戰善射者射之輒斃賊退保柵丙申輕舟濟精兵潮涸涉淺先登拔賊外柵攻連珠寨東西夾擊總制中流矢暴瘡乘勝拔

其大寨賊潰自相蹂躪死者枕藉火其巢窟累日燭霄公發竄入上江河四月戊申攻擒之明甫走黃流崗又遁占城入交趾遣軍跡之計窮復回五月甲辰水戰賊敗走總制曰此賊若遁我無還期四面截之獲其父子又繫賊孫六人兵之所至民悉安堵六月獻俘桂府徑使馳奏上聞詔廣右帥正法乃取二兇鈎脊懸竿先到子孫逆黨於礎斧然後備刑兩醜懸髻窒吭穴手釘足烙膚膾肉運刀若風民黎震悚筦帥進二秩帶閣職仍外任總制特轉五官餘功行賞有差列郡諸民尚落諸黎始知有朝廷臺閩州郡是役也運籌三載出師七

旬平崖之勲前此未有馬公自桂歸命雲鈴轄宣天府德意撫餘黨相陰陽造廬舍捐徭稅勞徠民旅迺疆迺理爰有遠邇近崗色喜相告曰此地昔爲暴區今爲樂土襁負而至者肩摩接踵殆無虛晷崖風以和崖人以歌邦人咸願磨崖紀績屬夢璜記之璜雖不文姑識其實云

至元癸巳平黎碑記

邢夢璜

皇元以神武一萬方自邃古正朔未加者梯航悉服海南一島四州蚤列職方迺百崗中蟠黎岐宅焉猶雕題禽行侵軼我疆場虔劉我編氓至元辛卯夏丁酉朔安撫使陳仲達詣闕奏曰天以皇帝

合德俾作民主大一統無外蠢茲獠黎敢抗天威
願假臣兵數萬以陛下聲靈比及三年庶克底服
帝曰俞遣蒙古軍二百漢軍二千順化新附軍五
千承命載道復慮權輕請以重臣董師命未下軍
已行十月丁丑渡海修械峙糧佐以民兵萬有四
千師甫集而天不憖遺帥星宵隕天子乃命湖廣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闊里吉思督視十一月壬子
至師以仲達嗣謙亨領萬戶墨裒郎戎繼厥先志
分命副元帥王信伯顏于思萬戶教化楊顯祖韓
旺領蒙古漢軍順化軍廣西宣慰楊廷璧副使林
應瑞副萬戶秦彪千戶蔡有閻等領諸黎兵鎮撫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

下

藝文

記

十五

高祐領帳前拔都軍南番兵庚午攻大塘清水十
二月己丑擒賊符某明年春正月傳首諸崗二月
師次萬安破清塘等崗三月次南寧戮符察等賊
值溽暑瘴興乃暫振旅息威冬十月丙午復攻陳
萃搗梁六犢之穴凡十餘戰十二月丙辰得降賊
不殺用其計遣陳謙亨林應瑞往擒六犢戮以繫
鼓貸其脅從明年春二月取黎芴降王郎執王嗣
戮千餘人轉攻陵水降陳子淵執黎福平復普調
烏石等七十寨三月班師如初其鳥獸散者柔惠
招諭七月辛酉平章召赴闕以善後事宜授元帥
朱斌十月戊申西征儋黎師次銅鼓十一月己未

鎮撫高祐奉檄來趣師十七日會於茶根十二日
晦分遣士卒抵古振州斌攻其南祐攻其西謙亨
攻其東盡復故土春正月壬子朔登山刊石昭神
武功翼日勒五指山越三日丙辰勒黎婺嶺二月
壬午朔凱還先是平章納省幕烏古孫澤議分立
黎學諭教新附分遣廉幹招徠未降爰編戶入籍
屬儒學李元吉王季恭等掌之統門路得崗六百
二十六戶口四萬七千有餘立屯田萬戶以鄧高
領之置定安會同二縣設萬全寨三年底績堪垂
萬禩矣

東坡祠記

元范 惇

瓊州府志

卷三六

下

藝文

記

六

先生事宋神宗紹聖間被譴謫儋州無地可屋嘗
偃息城南枕榔林有銘石及元大德間郡校官購
之得諸邏人之爨下遂置學宮先生居儋四年計
平生所歷爲久而迄宋之世儋無祠延祐四年春
僉海北海南肅政廉訪司事大都軍行部至是乃
求其偃息之地構堂三間而像其中周以堂廡門
室兩廡爲房將以處郡人子弟擇師教焉命儒者
六十家奉祠事又植桃榔爲林而表之歸銘石林
下祠成屬記之惇也竊嘗撫銘而感焉曰惟先生
海內之士其始至儋也雖以罪然去朝廷投荒裔
極矣識與不識亦知其宜有以禦燥濕辟風雨也

當時之人曾無念茲者至使居無室廬同於野處
今去之數百年宜若遠然而山川之墟城郭之圯
始有慨然過之以思者曰是先生之所止也思之
不足又將棟宇肖貌如欲聞見其容聲率其學人
以挹其流風遺韻若然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
豈古今之賢者殆有不相似與不然何若是其曠
也禮曰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是故無所廢而舉也舉之者賢者也是非舉者之
自賢也亦以示儆之人知所闕也闕者宜舉也祀
先生亦其孰敢廢也耶夫往者不追已敘而刻之
以諭來者儆州今爲南寧軍云延祐己未夏范梈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

下

藝文

記

七

記

重修瓊山普明寺記

元參政

虞

集

臨川人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宏命翰林臣世延等製大
龍興普明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考武宗皇
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
棄羣臣仁廟臨御傳之英皇是時權姦帖木迭用
事構譖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炎
霧吐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越歷歲年有安無
苦朕於是覃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洪庥而
致然與乃捐金鳩工卽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
藍以答天地祖宗昭貺以介福於太皇太后又以

綏保其民人焉創始於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
雄麗嶺海之間鬱爲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
想見其處常往來於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
賜名曰大龍興普明禪寺其記朕意托諸金石俾
示悠久臣世延等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
試諸艱商王高宗舊勞於外蓋惟賢聖之資尤必
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下之大任而行帝王之能事
今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
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
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陛下於茲時也會不動
其心顧方惓惓君親之恩閔閔黎民之苦不惜萬

金建大佛寺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已見於
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
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龍興之美名俾天
下之人咸仰觀於隆平之效炳炳赫奕以致於萬
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得而私乎敢述銘
而刻之詞曰於惟元聖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
留傳天相厥德櫛沐風露以恬而康貞幹之固旆
旆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何私肅肅青宮
夙夜奚戴固辭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舊不
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矚
下岷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旣于懷於

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容望
乃賜嘉名如日之升文臣授詔刻石以徵咨以島
隅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鏘鼓鐘來儀
來朝內嚮而趨天子匪遙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
爾艱食嗟徵用弛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不勞心
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閒遠
邇蔚蔚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臨高縣修城記

明河南道
監察御史唐舟瓊山
人

聖朝混一區宇輿圖之廣亘古莫及皇上一日萬
幾念及嶺海之外皆赤子繭絲保障者恐或有怠
乃勅命按察使蕪湖郭公整飭廣東一道兵務公

瓊州府志

卷三

下

藝文

記

九

則攄忠端節戴星沐雨風霜凜然山嶽搖動正統
八年冬按節瓊郡十一月節駐臨邑進縣令柳江
徐侯曰是邑前逼黎嶂後邊大海倘或有警何以
備之徐侯承命惟謹寢處弗違於是因民之隙以
身先之度地之勢相地之宜壘之以石圍之爲垣
經畫措置俱合儀度崇計一丈圍計六百丈譙樓
門路偉然一新創始是冬十二月初九日畢工於
次年四月十九日土舍王端與諸父老謝東衛鍾
用等言曰昔我臨邑荒居野處蕩然無閑今則垣
壁堅牢得以禦侮防奸府藏固密民不見苦財不
見費是皆憲使郭公縣令徐侯之賜也乃來求余

志其歲月以示不忘余謂古之子民者當愛民力
春秋凡用民力必書是也今郭公能體皇上愛民
之心俾徐侯堅其保障卽周王命仲山甫保彼東
方之意侯復能內修德政以爲保民之本能使民
以時動民以義無妨農害衆之舉誠父母愷悌之
道俱當書之以鐫諸石俾垂永久正統九年秋紀
瓊州府射圃亭記

明左僉都御史邢宥文昌人

皇明一統天下首建儒學而附之以射圃以教諸
生之射蓋以射者學者之事禮行於學可以觀德
而選士利用於武可以威敵而禦強古之聖王務
焉射圃之附於學實酌諸古而以時宜制之盛典

瓊州府志

卷三

下

藝文

記

三

也瓊州府學射圃出學宮門西行不百步有舊址
焉地不滿射者之力屋不蔽風雨階物不度侯服
不給諸生病之成化辛卯歲之春廣東按察司副
使劔江涂伯輔奉璽書來按於瓊政肅風行不一
再越月百蠹以消百廢以舉民用安輯一日觀射
因嘆射圃之陋曰是弊俗吏之爲也思闢而新之
不欲勞民乃自爲措置材選其良甃選其堅工選
其能拓於其址之北并諸餘地而增之總得廣十
五步袤百步有奇畫地置射亭五間左右附牆各
置小屋三間砌階墀徑直迨恢之以築坦若展茵
法制備具誠可耦進退比禮樂而張弧矢矣工始

於公至之年夏六月庚申以是年冬十一月己亥
告成總其事而董其功者郡守莆田吳侯琛監者
義官海忠輩也爲之左右而整飾其器物者都閩
雷陽王公璩也公又自爲損益大射鄉射之禮注
爲射義一通俾諸生習而射之瓊之士大夫觀者
聽者莫不欣然頌公能宣德意以翼文化慮久而
亡之也欲立石刻射儀以貽後人屬郡博陳禹走
書來文徵余言記之嗟夫世之食公祿而力可爲
者曾有幾人而知所當爲哉金璧輝煌有腴民脂
而聳老佛之殿閣者風月瀟灑有殫民力而張宴
賞之池亭者其視射圃之作孰當耶抑公之崇儒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六下

藝文

記

三

化不啻此一事若學校若祭器揭經程藝皆切切
於心而爲之未已偉哉涂公力可爲而爲君子所
當爲不隨俗而流可謂一方兵民之寄而不負委
託之重者也是宜記之附於射儀之後以著其美
焉

修樂會縣學記

邢宥

古者建國必立學有事於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
由漢而下天下郡國皆置學釋奠之禮師聖迭尊
孔子歷隋而唐迨夫宋元以至於今日學校之制
益備褒崇之典益隆文廟與儒學俱徧於州縣學
設講堂以會文養士廟建禮殿以祀孔子而從其

徒後改講堂曰明倫堂禮殿曰大成殿其推明化
本表著聖功至備至當無以復加矣瓊之樂會縣
廟學初附縣治於泗村後徙調懶元析其地增置
會同縣遷樂於萬全渡之北再遷渡南初制漫無
可考今之學則今縣治之左創於延祐三年實海
北肅政廉訪司照磨范棨所建也歷歲既久而復
敝成化七年上命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公棐總
察瓊州兵民之政而整飭之視部內諸廟學地隘
者弗克聚屋敝者弗克居謂非崇道育賢所宜志
將有營而財無所出明年適天下大籍版圖之會
乃諭諸州縣俾因民戶割稅歛畝推錢轉里胥私
襲之利而公之於作學之費以營以繕掃舊布新
而樂會廟學咸作諸生以隘告公又爲之闢其地
而展之進廟之戟門於前退學之饌堂於後大成
殿明倫堂則鼎新建置材良甍堅丹堊諸采施當
其質規模宏大增壯於前工垂成而姑蘇邦俊何
耕來宰是邑樂其可繼遂盡廊廡齋室庫門諸舍
凡隸學者並加修葺煥然一新誠可饗聖靈而毓
民俊矣宰將不沒作之者之勞乃具荆置遷建之
顛末介其學生王克明請記於予予惟聖王之治
天下必本彝倫以綱維風化彝倫之道具在六經
學校者講經明倫之所孔子則六經之宗主彝倫

所賴以立而不墜者彝倫立於子則能父其父彝
倫立於臣則能君其君國無之不足以爲國家無
之不足以爲家周祚修之而延秦代棄之以促忠
臣烈婦臨變而不可奪者皆彝倫之道有以結乎
其心彝倫在天下有足恃如此則講經明倫固不
可無學而崇德報功亦不可無廟也廢而不作作
而不擇其地不選其材猶無作也無良有司也涂
公之志蓋樂於作興亦其才足以有爲故能爲有
司授成計有司又得業儒者共成其美可嘉也昔
周官立制無一不備獨於設教無官廩土無制先
儒以爲其吏非應文也其士非爲養也吏非應文
是不可以法拘士非爲養是不可以利誘此成周
備法紀衆不列學宮於六典之深意今之講誦於
斯堂而瞻拜其廟者尚宜深思此意以自重其職
業修乎內無待乎外則其處足以爲席之珍而出
足以爲國之寶矣余重於斯文故爲之記以是終
云

瓊州府學祭器記

邱濬

粵稽我朝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舊獨於先
師孔子之祀用水主以易塑像蓋不敢以百神例
視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時器
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焉得非以

天地山川之祭爲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以異用皆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主於明道以立教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不異耶夫禮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祭之器籩質以竹鼎質以金登質以土豆俎質以木尊壘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壞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金代之以圖其永其形則是其質則非蓋主於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謂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有祭器久而廢壞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璽書來飭兵備下車之始未遑他務

瓊州府志

卷三八下

藝文記

一

首市銅鳩工博考古圖像按其制製之其爲器爵百四十而奇一籩七十有二豆如籩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劔十有二登五尊三總其凡三百九十一有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春二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舍菜以告其成釁而之庫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尚其成者掌海南事都指揮王君遂瓊州府吳君琛瓊山縣梁君昕府學教授陳君禹輩也會予以憂制家居免喪行有日矣王吳二君謂予出自斯學且以文字爲職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所稽而守焉弗敢放失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軍旅未學而欲

告以所聞俎豆之事惜其蔽錮而不能再開至今
餘憾千載雖然頰宮之詩聖人躋之於頌其意蓋
在茲歟今憲副君奉命以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
然以俎豆爲先盡心力考載籍倣古制度備其器
以用於崇儒重道之祀其蓋有得聖人微意於千
載之下也哉是則可書非但紀其成且其數以示
夫後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之序亦可槩見於
斯云

瓊山縣學記

邱濬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
楚竟淪於蠻荆齊必一變而後可至魯魯聖人之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六

下藝文記

三

鄉也亦必一變而後可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
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况今
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
里之遙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
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
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
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
齊魯或可媲美豈孔子乘桴浮海之嘆豫有以定
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
瓊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
有眉目也茲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

爲冠邑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洪武九年自
是以來雖屢加修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
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乃
始發官貲俾知府清漳蔡君叔清修復明倫堂暨
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
伯輔奉璽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
廣學基兼助其費已畢前功又創會饌堂及號房
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預力其間訓導高涼周
書專董其事旣訖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
教事爲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
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

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
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
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
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用是不變至
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
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夷
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
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
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楊韓之所
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
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

之隙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著明如此是知
聖人浮海之嘆不行於稅駕之時而著於奠楹之
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
以從師於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
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
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
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
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聖世之
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
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
規之以言非獨警於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重修文昌縣明倫堂記

邱濬

今天下郡縣學皆有明倫堂古謂之講堂亦謂之
倫堂蓋以學校所講明者倫理而已明此理而昭
晰於人豈非用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哉文昌儒學
歲久而敝憲副涂公伯輔鎮瓊之明年以其窄而
陋也俾知縣事古藤宋經重經理焉旣落成使生
員林徽來徵余文記竊惟人文之成倫理之明也
人有是身斯有是倫一人之身而五品之倫咸備
人有五倫而不知所以自明聖人必立教以明之
經書者教之具也學校者教之所也聖人之教不
能徧及於人必衆人之中擇其俊且秀者羣於學

校之中授以六經之道使其朝夕從事誦言究理指陳事實稽古驗今匪徒自明又以開導其嫻族而漬漸其鄉里俾才良而俗厚異時學成而仕上以致君而澤民以淑諸其俊且秀者而俊秀之民他日又推以淑諸人彝倫攸敘人文之成庸有已耶人倫明則人文成矣人文成則天下化矣邑以文昌名其士民之美必能如易之所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顧三代之文郁郁於成周而成周之文不外乎三代之所以明人倫爾文多士斐然成章以應邑之名要必秩然人倫之敘而後燦然文理之備斯無愧焉耳苟反而求之文采有餘而實行不足不亦有負於是邑之名斯堂之顏也哉此豈獨士子爲然凡氓於是與教於是官於是出入往來於是擁皋比而談經攝掖齊而進退環橋門而觀聽者曷亦思其所以然哉成化九年冬記

萬州遷學記

邱濬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北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面之所向日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州之南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茲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

閱數十代更數十年其三方固未嘗越之而有所
加也惟南則日闔日遠雖以區區四州之地去中
國萬里之遙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不殊
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
此乎萬在前代爲萬安軍附郭邑曰萬寧皆有學
國初改軍爲州正統中罷萬寧縣而學隨以廢成
化壬辰衆以州學湫隘縣學之舊基則高亢而明
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按察使涂君奉璽書專
鎮於瓊行部至萬爰主其議乃命守備指揮舒翼
知州梁桓董其事經始於是年十月訖工於明年
十二月新學告成衆謂不可無記乃遣鄉進士曾

昌來求予文惟郡邑有學校猶其有苑囿然儒畷
在民間譬則草木生於原野也殊形異種叢生散
處藝囿者移彼置此區別而羣聚之栽培灌溉各
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不能敏成而速化也又
易置其處以冀其速成使凡在吾所培植者皆足
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畷之家選
入庠序爲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
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高爽之處以廣其居其
尚思所以挺立拔出以爲向陽之草木欣欣然就
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寒谷之所生者異時
由郡圃而進于禁籞其爲臺萊爲桐椅爲新甫柏

爲徂徠松爲衛武公棗竹爲召伯之甘棠爲周王之域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聖化自北而南日遠日盛雖遐方之地不異中州百世之下不異古先顧不偉歟

崖州學記

邱濬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荆舒於春秋則外吳楚所以懲之外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孰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荆楚舒吳而南數千里之遠以至於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居海內惟瓊一郡居海外而崖在前

瓊州府志

卷三十八下

藝文

記

三

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不可以通今而釋奠之宮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於海之驗與崖有學肇於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創於城西元泰定中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自明代來雖屢更修葺然苟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君伯輔以廉憲副使者之節耑鎮茲郡按部至崖慨學宮之卑陋憫學校之廢弛乃命知州事諸暨徐君琦拓其址而前之視舊少西凡學宮規制所當有者咸一新之其費一出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州人父老過者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勦於宋歷元至今未有文學之士爲

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記其事惟昔聖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以從我其出之語夫當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之行於遠尚有賴於賢哲之士相與左右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言絕異端起之後乎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能不望於後世賢哲之士相與左右而作興之也崖自入職方千二百餘年於茲立爲學校又四百年於茲聖道之行於茲土也不爲不久矣然而風俗未至純美人才未至於大振夫豈無其故與意者左右而振作之者未得賢哲之士如仲由者與今崖學幸得憲副君作興之於上而又得徐守協力以愆慝之自今而後誦讀有其地休息有所而崖之士民於此猶不知所以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美而人才大振焉追原其咎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誌焉且以示夫後之人

鴈集瓊庠記

邱濬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於學宮滂池之內比鵠鵠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蹠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書所謂

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贊其士婚媾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是委四州之間二千里之域其間之水滙而爲湖流而爲河瀦而爲沼沚視茲滄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於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賓南而春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

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徵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鴈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爲鴈集瓊庠記

藏書石室記

邱濬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爲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于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

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於內外嫻親交舊之家
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爲何書輒假以歸顧
力不能抄錄隨卽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冀可再
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
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挽至十數
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
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
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
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
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
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

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
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
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自盟于心曰某也幸他
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皮藏於學宮俾
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學問者於此取質焉無
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補郡
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大學甲
戌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
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先聖於學宮怵然
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生平積
聚鳩工鑿石以爲室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爲之

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某年某月落成於癸巳年七月爲錢共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櫃若干內皮以書僅成予卽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沒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

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道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何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口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

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
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志於不
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
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
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
副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耄矣不及見也雖然
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暢然快輾然
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